

孟子
读本

朱剑芒 王缙尘
胡山源 讲述
校点



上海图书馆馆藏拂尘·旧话经典

孟子 读本

朱剑芒
王缙尘 讲述
胡山源 校点



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孟子读本 / 王缙尘讲述. --上海:上海
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, 2011. 2
(教科文行动)

ISBN 978-7-5439-4710-8

I. ①孟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儒家 ②孟子—研究

IV. ①B220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264403号

孟子读本

王缙尘 讲述

朱剑芒 胡山源 校点

*

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
(上海市长乐路746号 邮政编码200040)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江苏常熟市人民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740×970 1/16 印张22.25 字数270 000

2011年2月第1版 2011年2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439-4710-8

定价: 40.00元

<http://www.sstlp.com>

广解四书读本序

余经营书业，垂四十年，凡草创计划，扩充维持，无不身自任之。其间丁艰辛，值国难，百度萧条，濒于颠蹶，智困力瘁而不得出路者，盖数数也。每于无可如何之际，未尝不忆及幼时所读《四书》中一二语以自励。以为圣贤著书立说，为万古纲常，岂欺我哉！故惟求义之当然，以期勿负对己对人对社会之初心，而其后亦往往得即于坦途。今年五十五矣，重理旧经，礼聘同邑王缙尘先生为之讲授。先生研究经学，每多创见，舌敝唇瘃，不憚劳倦。往往积年翳障，为之一开，目前疑难，豁然理解。反悔幼时读书之随口滑过，为可惜也。幼少之时，心志未定，经事未多，不知此中意味。今于更事数十年后，重新温习，如遇老师宿儒。虽别离久矣，而声音面貌，犹仿佛得之。则幼时诵读，亦不无微功也。抑且讲师难求，通俗之讲师更难求。所谓通俗者，非其学理肤浅，见识平庸之谓；能即理而求其证，即事而为之喻，理或深入，言则浅出，人人能懂得，而非人人能道得，不背圣贤立言之旨，而各有自得之妙。故吾于王先生之讲解，尤深感焉。夫《四书》之名，起于宋代，吾国数千年学术思想之所由出也。“登东山而小鲁，登泰山而小天下。”后贤诸集，东山也；《四书》，泰山也。登泰山，川泽之流瞭也，原野之产明也。昔之所谓仰止弥高者，今则丘垤之不如矣。汉、唐文学，宋、明理学，举而归之巨壑之中，吾又何患其不足哉。吾国政制，代有更易，而吏治之

飭，多出于儒学。若《礼运》“大同”之义，《公羊》“三世”之说，进化有层次，变革有步骤，以渐抵于“老老幼幼”、“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”、“货恶其弃于地也，不必藏于己；力恶其不出于身也，不必为己”，皆其原理所派生之条件办法也。行于己则身修，施于家则家齐，致于国则国治，行于天下而天下和平矣。如今世变日亟，国难频仍，无论老少男女，贫富贵贱，无不思所以安身立命者。而异说纷腾，莫得其衷，甲曰：“吾药起废疾之药也。”乙曰：“吾方针膏肓之方也。”扬子云云：“一哄之市，必立之平；一卷之书，必立之师。”呜呼！吾何师，吾其以圣为师乎？人人皆有子弟，即无不欲教其子弟。《四书》为必读之书，又人人之所知也。而奥文深义，莫得究竟，往往束之高阁，无由受用。有货财者，思得经师。惟经师难求，通俗之经师尤难求，于此以白话为解释，以近事为譬喻，深入浅出，如文以释。

孟子读本编述大意

《史记·孟子本传》曰：孟轲，驺（驺通邹，本春秋时邾国）人也。受业子思之门人。道既通，游事齐宣王，宣王不能用。适梁，梁惠王不果所言，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。当是之时，秦用商鞅，楚、魏用吴起，齐用孙子、田忌，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，以攻伐为贤，而孟轲乃述唐、虞、三代之德；是以所如者不合，退而与万章之徒，序《诗》《书》，述仲尼之意，作《孟子》七篇。此述《孟子》一书之由来也。

唐韩愈作《进学解》曰：“孟轲好辩，孔道以明。”又曰：“孟氏，醇乎醇者也。”盖推尊《孟子》书者，实始于韩氏。至北宋，遂以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孝经》、《尔雅》，敕撰为疏。与《易》、《书》、《诗》三经、《春秋》三传，列于学官，于是有“十三经”之目。至南宋朱熹，更取《礼记》中之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，合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，名为《四书》，价值遂出《五经》之上。明、清两代，以之为考试取士之用。因此，士人未有不读《四书》者。其关系于我国之思想风俗，可想而知矣！

孔子之道，集大成，号至圣，自非其他诸子所能及。然至战国，杨、墨之言，与孔子之儒家，鼎立为



孟子

三。有志之学者，莫知所从。得孟子之痛斥杨、墨，二氏遂微。至汉武帝尊崇六艺，罢黜百家，历用“夏正”，于是孔子所倡导之儒家，几与西洋之定“国教”，性质相等。盖人类内心之信仰，非有所归宿不可也。孔子虽非宗教家，而能得数千年人士之信仰者，孟子之力为多。比之西洋，孟子之于孔子，犹保罗之于耶稣，而《孟子》之于《论语》，亦犹《新约》之于《旧约》。又如汉学宋学之争，几等于新教徒与旧教徒之互相排击，此可证人类心理，大抵相同也。

不佞于去岁曾编述《论语读本》一书，期与一般学者共同研究。继思自宋以来，无不以孔、孟二子并举，则凡读《论语》者，自非益以《孟子》不可！于是在八月间，开始将《孟子》一书，加以解释。惟《论语》均属短章，而《孟子》则长篇大文，居其多数，如节节细解，反使读者难明其头绪。又《孟子》之文，与近世通行之文，甚相类近。因此之故，有时用语体文译之，不另解释。并于原文及译文，一律加新式标点，以便读者焉。愿海内贤达，有以教之。

1936年7月15日，王缙尘识于海上粹芬阁。

目 录

第一篇	梁惠王	1
第二篇	公孙丑	58
第三篇	滕文公	110
第四篇	离娄	159
第五篇	万章	213
第六篇	告子	250
第七篇	尽心	291

梁惠王

第一篇

LIANG HUI WANG



孟子见梁惠王。王曰：“叟*！不远千里而来，亦将有以利吾国乎？”

叟，音首。

按《史记》，惠王三十五年，大招贤士，所以孟子到梁去见惠王。“叟”，老人之称。是梁惠王对孟子说：“你老人家！不顾千里的远路，到我这里来，有什么方法，有利于我的国家吗？”

孟子对曰：“王！何必曰利？亦有仁义而已矣！王曰：‘何以利吾国？’大夫曰：‘何以利吾家？’士庶人曰：‘何以利吾身？’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！万乘之国，弑*其君者，必千乘之家；千乘之国，弑*其君者，必百乘之家。万取千焉，千取百焉，不为不多矣！苟为后义而先利，不夺不餍*。

弑，音试。餍，音厌。

此孟子对梁惠王之语也。梁惠王所说之利，就是富国强兵，吞并他国以为自己的利益。孟子主张的是王道，王道所重的是仁义；仁是爱护百姓，义是讲究做人的道理，与当时诸侯，专以兵力灭亡他国，增益自己的财利者，旨趣绝然不同。所以孟子对梁惠王劈头一句就说：“何必曰利？”怎么说何必曰利呢？因为你要国家兴盛，像商朝周朝，天下共尊为天子，只有仁义才做得到。故接着说：“亦有仁义而已矣！”因为你用兵力去压迫他国，他国也会用兵力来抗拒你。只有你行仁义，使天下百姓的心一齐归向，那是别个国家没有法子来和你相争的。这两句话，不但对梁惠王如此说，就是全部《孟子》，也以此两句话为中心理论，所以特列于开端的第一章。



古时天子之国，有兵车万乘，天子则称王。诸侯之国，只有兵车千乘，诸侯则称公称侯，或称伯称子称男。到孟子时，各国诸侯都已自己僭称为王，都有兵车万乘，所以有万乘千乘之说。“上下交征利”者，是说上上下下的人，只知钱财利益，不讲做人的道理。“不夺不餍”者，夺是把别人的财利夺来，餍就是吃饱，这里比喻满足，是说不把别人的财利夺过来是绝不会满足的。

孟子既说了“何必曰利？亦有仁义而已矣”以后，又把专务争权夺利的害处，彻底痛说一番。意思是：你做王的说，何以利吾国？你手下的大夫看你的样，他就说，何以利吾家？更有底下的士人百姓看了这样，他又跟着说，何以利吾身？如此上下互相争夺财利，一个国家必定要危亡了。故曰：“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！”何以

上下交征利，国会危亡呢？因为大家不讲仁心待人，不讲做人的道理（义），有一万乘兵车的大国，他的手下就有一千乘兵车的大夫，为了利，大夫就可把国君弑掉，来篡夺所有的财利。就是小些的千乘之国，他手下也有百乘兵车的大夫，为了利，也可以弑君而篡夺其财利的。故曰：“万乘之国，弑其君者，必千乘之家。千乘之国，弑其君者，必百乘之家。”讲到万乘之国的千乘之家，千乘之国的百乘之家，已是万分中取了千分，千分中取了百分，不能算不多了；苟且把做人的道理（义）丢在后头，眼前看见的，无非是利，那就仍旧要争夺，决不会饜足的。只知财利的结果，必至弄到如此地步。只有仁义则不然，有仁心的人，从没有把父母遗弃的。讲做人道理（义）的人，从没有把君上丢在后头的。所以又接着大声呼道：

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！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！

讲财利的害处，必至大家争夺，永没有休止。若大家都知仁义，那么，做君父的，就安安稳稳，没有祸患了。所以孟子再重申一句：

王亦曰仁义而已矣，何必曰利？

孟子的时候，称为乱世，不是亡国，就是弑君，根原无非是大家争利，所以孟子特地把利的害处和结果，彻底痛说一番。只有仁义，不但可免祸，而且还可以得天下的人心，如商周之王天下，故首章如此说法。

（问） 利的害处与结果是怎样？

（研究）大家争利，必至互相贼杀。大家讲仁义，则存一爱人之心

（仁），又讲做人的道理（义），自然平安无事了。

孟子见梁惠王，王立于沼*上，顾鸿雁麋*鹿，曰：“贤者亦乐*此乎？”孟子对曰：“贤者而后乐此，不贤者虽有此，不乐*也。

沼，音早。麋，音靡。乐，音洛，欢乐之乐。

沼，小池也。此时梁惠王在园囿中沼上者，当是临池所建的亭，或是桥上。王回头看着鸿雁麋鹿，问孟子道：“有贤德的人，也以此为荣吗？”意思是指孟子，你是个贤德的人，也以此为荣吗？不料孟子却对答道：“贤者而后乐此，不贤者虽有此不乐”。这是什么道理呢？同是一个园，贤与不贤，都是一样的游玩，何以贤者能乐，不贤者不能乐呢？原来孟子此语，想把梁惠王引入王道，所以接着就引《诗经》里咏文王的故事来开导他。

《诗》云：“经始灵台，经之营之，庶民攻之，不日成之。经始勿亟*，庶民子来。王在灵囿，麀*鹿攸伏。麀鹿濯*濯*，白鸟鹤鹤。王在灵沼，于*刳*鱼跃。”

亟，音吉。麀，音忧。濯，音浊。于，此读乌。刳，音刀。

《诗》，是《诗经》。此段引的是《诗经》里《大雅·灵台》篇的句子。“经始灵台，经之营之”者，言文王要造一座台。经始，是开始计划。经之营之，是有了规划而进行营治。攻者，是用力造这个台。“庶民攻之，不日成之”者，言文王叫百姓（庶民）来造这个台，百姓很高兴给文王出力，不到多日，就造成功了。亟同急。“经始勿亟，庶民子来”者，言文王并不督着百姓，急速完工，百姓自愿给文王造台，好像儿子为了父母的事，一齐都来了。囿，即花园。麀鹿，是雌鹿。攸伏者，言雌鹿已经有了胎，悠然伏着，并不惊慌，故曰“王在灵囿，麀鹿攸伏”。“麀鹿濯濯”者，麀鹿身上的毛，非常肥泽；“白鸟鹤鹤”者，白色的鸟，羽毛也是非常洁白；“于刳鱼跃”者，于是叹美的声气，刳作充满解，言文王到小池边去，看见水中充满的鱼，也像很高兴，而在那里跳跃。

“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，而民欢乐之。谓其台曰灵台，谓其沼曰灵

沼，乐 * 其有麋鹿鱼鳖 * 。古之人与民偕乐 * 。故能乐 * 也。”

乐，皆音洛。鳖，音必。

上面所引的诗篇里说鸟兽及鱼都现着很自在而高兴的样子，这是人类心理作用。因为文王待百姓好，百姓自己出力，来给文王造台。等造成以后，文王到台上池边去游玩，心里欢喜百姓肯出力来给自己造台，而且不必督工，不到多日，就告成功，所以高兴。因此看得麋鹿白鸟鱼鳖，也觉悠然自乐。此段系孟子接下去说：“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，而民欢乐。”就是说百姓自己情愿出力，给文王造台，所以大家欢乐。灵是神灵的意思。台沼虽已造成，尚无名称，百姓颂美文王，以为台沼之成，得之神灵的助力，就把此台呼为灵台，此沼呼为灵沼。并且以园中麋鹿鱼鳖之多为可乐，故曰：“乐其有麋鹿鱼鳖。”偕乐，即大家都欢乐。

《汤誓》曰：“时日害 * 丧，予及女 * 偕亡。”民欲与之偕亡，虽有台池鸟兽，岂能独乐哉？

害，此处同曷。女，今作汝。

《汤誓》，是《尚书》的一篇。上段是孟子引《诗经》，证明贤者而后乐此。此段孟子又引《尚书》，证明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。因为夏朝天子桀王，暴虐百姓，后来商汤带兵去征伐，作此文，以表明宣誓伐桀。“时日害丧，予及女偕亡”，是《汤誓》文中述百姓的话。因夏桀自己曾说：我犹如天上的日，日不亡，我也不亡。所以百姓就引了桀这句话，意思是说：这个时候，日何以还没有丧亡？我们这种苦楚，已吃够了，情愿与你大家都丧亡了罢！故曰：“时日害丧，予及女偕亡”也。孟子引了这句《汤誓》的文，又说道：百姓既不愿生存，希望和他大家都丧亡，虽然有台池鸟兽，一个人岂能独自欢乐呢？故曰：“民欲与之偕亡，虽有台池鸟兽，岂能独乐哉？”

(问) 台池鸟兽,何以贤者能乐? 不贤者不能乐?

(研究)文王因与民同乐,故台沼都是百姓情愿出力来造,所以大家都乐。桀因只知自己独乐,百姓情愿和他同亡,所以大家都不乐。而其原因,由于人君之贤不贤。

梁惠王曰:“寡人之于国也,尽心焉耳矣! 河内凶,则移其民于河东,移其粟于河内。河东凶亦然。察邻国之政,无如寡人之用心者。邻国之民不加少,寡人之民不加多,何也?”

此又梁惠王对孟子说也。寡人,古时君主自称,含有谦虚的意思。河内河东,都是梁国的地方。梁惠王自己说:我(寡人)于治理国政,也算尽心的了! 故曰:“寡人之于国也,尽心焉耳矣!”河内的地方遇了凶灾,我把河内的百姓,迁移到河东的地方去就食。还有老弱的百姓,不能迁移的,我更把粮食运到河内去。后来河东地方也遇了灾荒,我也如此办理。故曰:“河内凶,则移其民于河东,移其粟于河内。河东凶亦然”也。我这样体恤百姓,观察邻国的办理政治,都没有像我(寡人)这样用心思,故曰:“察邻国之政,无如寡人之用心者。”梁惠王的意思,以为我这样体恤百姓,应该邻国的百姓,都到我这里来了! 但他们却并不来。邻国的百姓,并不见减少,我国的百姓,并不见增加,这是何故呢? 故曰:“邻国之民不加少,寡人之民不加多,何也?”

孟子对曰:“王好战,请以战喻*。填*然鼓之,兵刃既接,弃甲曳*兵而走,或百步而后止,或五十步而后止。以五十步笑百步,则何如?”曰:“不可! 直不百步耳,是亦走也。”

喻,音裕。填,音田。曳,音系。

梁惠王自己说如此尽心政事,孟子当时不好怎样驳他,因知梁惠王最喜战

争，就用战事来做比喻，故曰：“王好战，请以战喻。”喻者，取两事相比也。填，鼓声。“填然鼓之”，犹言蓬蓬声响把鼓擂起来。刃，刀枪的锋头。战时的兵士，听得鼓声，就向前冲锋，于是双方的兵器接触，开始打仗，故曰：“兵刃既接。”“弃甲曳兵而走”者，是说不敢对敌打仗，只得逃走。因为甲披在身上，力量很重，所以把甲弃掉，兵器也拖在手中。“或百步而后止”云云者，是有的逃了一百步而止住，有的逃了五十步而止住。大家都是一样的逃，那走五十步的，却取笑走百步的，以为你何以要逃到一百步外呢？走五十步的，对于走百步的如此取笑，你王以为怎样？“曰不可”者，是王说不可也。“直不百步耳，是亦走也”，是王又说，走五十步的，不过没有到一百步罢了！究竟是同样的逃走。

曰：“王如知此，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。”

此段旧注疏中赵岐解得最好。“孟子曰：‘王如知此，不足以相笑。王之政，犹此也。王虽有移民转粟之善政，其好战残民，与邻国同；而独望民之多，何异于五十步笑百步者乎？’”意思是：各国国君既都喜欢战争，百姓在这国里是死，到那国也是死，所以都不肯到别的国里去。你王虽有善政，和邻国相比，不过他们是百步之逃，王是五十步之逃，有什么分别呢？既没有分别，如何能希望邻国的百姓减少，而自己的百姓增加呢？

“不违农时，谷不可胜*食也；数*罟*不入洿*池，鱼鳖不可胜*食也；斧斤以时入山林，材木不可胜*用也。谷与鱼鳖不可胜*食，材木不可胜*用，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*也。养生丧死无憾*，王*道之始也。”

胜，音升。数，此处读促。罟，音古。洿，音乌。憾，音翰。王，此处应读如旺。

梁惠王感叹自己能体恤百姓，邻国之民既不减少，自己国内之民并不加多。孟子以为移民移粟，不过寻常的善政，和邻国比较，正如五十步的嘲笑百步，前段已经说明。此段即根据上文，再告王要使百姓加多，须先施以种种的善政。例如百姓辛苦种田，本想收谷来供食用的，无奈那时候的诸侯，专讲打仗，把百姓拉去当兵。兴工程时，又把百姓拉充工役，弄得百姓连种田的时间都没有了。田既种不成，谷便没得吃了。“不违农时”，就是百姓在种田的时候，不要去拉他当兵或作工。如此，五谷就吃不胜吃，故曰：“谷不可胜食也。”“数罟不入洿池”者，数，密也。罟，网也。洿池，是地面低陷的深池。不用密网，到深池里去捕鱼，使小鱼都能长大。故曰：“鱼鳖不可胜食也。”“斧斤以时入山林”者，山里的草木，要在适当的时节去砍伐。假使在春天，正是草木生长的时候，切不可入山砍伐。秋冬时，草木已黄落，或已枯槁，然后拣取不会再长的树木，用斧砍下，如此便保存了将来尚须生长的许多树木，故曰：“材木不可胜用也。”全国的百姓，能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，材木不可胜用，那时候食物器具，再不会缺少，无论生存的、死亡的，都没有什么怨恨（憾）了。故曰：“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。”王天下的道理，是在得到民心，使百姓食用充足，绝无怨恨，实是推行王道的初步办法。故曰：“王道之始也。”

“五亩之宅，树之以桑，五十者可以衣*帛*矣！鸡豚*狗彘*之畜*，无失其时，七十者可以食肉矣！百亩之田，勿夺其时，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！谨庠*序*之教，申之以孝悌之义，颁*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！七十者衣*帛食肉，黎民不饥不寒，然而不王者，未之有也！”

衣，应读去声。帛，音白。豚，音屯。彘，音治。畜，此处应读如蓄。庠，音详。颁，音班。

上段是说推行王道所不可做的事体，此段是说应该做的事体。“五亩之宅，树之以桑”者，譬如百姓有五亩地，造一所房屋，屋外墙边，教他们都种桑树，养蚕缫丝，使人到了五十岁的年纪，都可以穿绸（帛）衣，故曰：“五十者可以衣帛矣。”豚，是猪。彘，是小猪。鸡豚狗彘，是统言农家所豢养的牲畜等类。畜，养也。养鸡养猪，也都有一定的时候，故曰：“无失其时。”人到七十岁，非肉不能滋补。家中既常养着鸡豚狗彘，肉类就不会短缺，故曰：“七十者可以食肉矣！”“百亩之田”，是古时每一农家，常规定种田百亩。“勿夺其时”，就是上段所说不违农时。如此，凡有数个人口的人家，就不至于饥饿了。百姓有得吃，有得穿了，还要“谨庠序之教，申之以孝悌之义”。庠序，就是现在的学校。把乡村里的小学，很谨慎地举办，对于百姓，再反复地说明（申）做子要孝，做弟要悌的道理。颁白，就是头发半白的老人。负戴于道路，是说把重大的东西，用肩挑着或用头顶着，在道路上行来。这是说举办了学校，教百姓都晓得孝悌，遇着重大的东西，要捐挑的，或头顶的，做子弟的，都能替父兄去做。故曰：“颁白者，不负戴于道路矣！”到了这时候，七十的老人，能够衣帛食肉，少壮的黎民，也不忧饥寒，就是教化大行，王道成功。故曰：“然而不王者，未之有也。”意思是说只要这样做，王天下的道理，再也不会达不到。

“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*，涂有饿莩*而不知发。人死，则曰：‘非我也，岁也。’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，曰：‘非我也，兵也。’王无罪岁，斯天下之民至焉。”

检，音简。莩，音缥。

此段系孟子再接着说当时的情形。检，就是把事体检点。饿莩，是饿死的人。孟子就梁国当时的情形说道：王所养的猪狗，常给它吃人的食料。道路上却有饿死的人。王不知检点这种现状，又不肯发仓库的米谷救济百姓。故曰：